



长大后，我就成了你

■ 荏平 常红岩

从村里的小学进入联合学校，对于几乎从未离开过村子的我来说，简直就是一种挑战。我熟悉的那座老房子换成了一排排整齐明亮的瓦房，以前学校周围那些牛羊换成了一排排整齐的冬青。就连老师，也从熟悉的二大爷换成了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漂亮女老师。

漂亮的女老师姓孙，我们都叫她孙老师。孙老师把新书发给我们，同学们抚摸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，满脸喜悦，商量买什么样的书皮，美观又能起到保护作用。

回到家里后，我也想着怎样保护我的新书，可村子里没有卖书皮的，情急之下，父亲给家里那把老圈椅钉钉子的场景启发了我。那把摇摇晃晃的老圈椅在钉了几个钉子后，立即就“精神”了许多。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，拿来锤子和几个钉子，在新书的一侧，用力地钉了下去。本来软塌塌的课本，也变得硬挺挺的了，我抚摸着硬挺挺的课本，满意地笑了。

第二天来到学校，同学们的课本都被包上了一层鲜艳的书皮，而我拿出课本，顿时引来了哄堂大笑。我那“独一无二”的新书被他们当成了“人间奇迹”，传来传去，直到上课铃响起，那本书回到我手里时，已经变得像一本日历一样，一页一页地散开了。

孙老师进了教室，大家依然都冲着我笑。孙老师走到我身边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抚了一下我的头。第二天上课时，我的桌子上赫然摆放着一本包了书皮的

新书，书皮上印着流行的卡通人物。那个书皮，我用了很久，一直到褪了色还珍藏着。

那时候的秋天，要准备过冬用的蜂窝煤，那是件极为耗费体力的事。一年的深秋，孙老师的丈夫大病初愈，而她又身形娇弱，储备蜂窝煤就成了老师的一块心病。知道老师的难处后，我们几个男孩子自告奋勇，相约到老师家里帮忙。

当天，我早早地起床，穿着一双破旧的布鞋走了五六里的小路。鞋子早已被露水打湿，就像踩在了一块烂泥上，又湿又滑。

到老师家时，孙老师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我们开始忙着打蜂窝煤，一天很快在这繁重的劳动中结束了。老师说还有一点小活，要我等一下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师从屋里拿出一双半新的球鞋给了我，说：“这是我家孩子穿过的，小点了，穿上吧。”我心里涌起的兴奋胜过了感激，连一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。那时，农村的孩子是没有球鞋的。平日里，就穿一双千层底的老布鞋，即使如此，也要穿到不能再穿才能扔掉。

抱着那双球鞋回到家，母亲脸上露出喜悦。而我却暗暗发誓，要做一个老师那样的人。如今，我穿过的球鞋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双，但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那双半新的球鞋。

孙老师，如今我也成了一名老师，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一双双大眼睛的时候，眼前就会浮现出您的身影。

万善屯村中的人和事，像月光一样，总是悄悄潜入我的窗，在不经意间，全部涌上心头。

顺着冠县冠北路一直向南，在一个小的交叉路口顺着笔直的马路向东一路疾驰，就来到了万善屯村。如果是仲夏，你不必摇起车窗，因为外面的景致更加引人入胜。虫鸣、微风、古道，还有苹果等水果散发出的丰收的味道，这一切美得醉人。

万善屯村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黄河故道边，民风古朴，世世代代的村民都为美好的生活积极努力。人们口耳相传的都是公而忘私、奉献担当、勤劳致富、好学上进的正能量，这些正能量一直激励着我。1992年我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，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，如今，已在教坛耕耘了30个春秋。

“善”是万善屯村的底色，这种精神也感染着村里的每一个人。我家是个地道的农村家庭。爷爷去世早，奶奶用从她娘家带来的祖传秘方给人治病，疗效很好，却不收费用。奶奶常说，治病救人，积德行善，这是万善屯村的传统。

我的父亲、母亲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，是种地的好手，一直下田种地到70多岁，在子女的强烈要求下，他们才不情愿地离开深爱的土地。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厚道人、庄稼把式，他种的棉花田曾经受到县里的表彰，奖品是一台电视机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那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奖。

故乡，我的精神家园

■ 聊城 孙晓静

母亲是个“热心肠”，家里经常有前来求助的邻居。她还经常照顾邻居家两位孤寡老人，也经常让我们帮老人担水、送柴。母亲还多才多艺，剪纸、做衣服等也都拿得出手。至今，87岁高龄的母亲眼不花、耳不聋。

对于我来说，故乡从来就不是一个符号，而是由许多人物、场景和事物构成的精神家园，也是赋予了许多记忆和情感的心灵乐土。万善屯村，留住了乡村的“根”，成为了所有村民的灵魂故乡。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投稿邮箱: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，一经发现，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:2921234。



小说连载

《布衣诗人谢榛》

聊城 武俊岭

24

第二天，王南村带着一个中人找上门来，与谢榛立下租地文书。随即，谢家兄弟、王南村以及两个长工，来到河西谢家地块，把二十亩地一分为二。

王南村也算仗义，一亩地，麦秋两季各给谢榛一百五十斤粮食，十亩地两季就是三千斤了。谢榛一家五口，吃不下这么多粮食，便卖掉一些换些银两。这样生活了两年，谢榛没有感觉到多大困难。

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这天一大早，内弟来到家里，哽咽着诉说父亲躺在床上已经五六天了。谢榛夫妻随着内弟往岳父家赶去。行前，谢榛让妻子把家中仅有的六十两银子带上。

走进岳父家，正好遇上大夫给岳父号脉。岳父昏昏沉沉地睡着，脸色蜡黄，发如枯草。岳母见谢榛夫妻来到，站起来，却说不出什么，一味地抹泪。

大夫号完脉，沉重地说，这是一种富贵病，肺出事了，得长年吃药，不然，就有性命之忧。

谢榛听了，率先表态，说，不怕，只要能保住岳父大人的性命，不怕花钱。说完，便让妻子把六十两银子拿出来交给岳母。

大夫敬佩地看着谢榛，说，你就是河东谢榛吧！久闻你的侠义慷慨之名，恕我直言，这六十两银子也就够吃一年的，往后，还得继续吃下去。

内弟听了，说，我家有四十亩地呢，不行就卖掉十亩。

大夫说，难得你们兄弟这样孝敬，这样我就敢开药了。大夫站起，扶杖欲行。内弟说，我跟大夫去抓药。

谢榛夫妻两个吃过午饭，便告辞返回临清。妻子哭得像个泪人似的，数次回顾父亲。母亲劝说道，你们不用太过记挂了，没听大夫说吗，你们给的银子够抓一年药的。

岳父的病情靠吃药维持着，两年下来，命算是保住了。但吃药花钱，却是一个无底之洞。谢榛家里，已是没有银子可拿。无奈，只好卖掉一些存粮，换一些银两给岳母家送去。岳母家本无多少积蓄，岳父的病再不好转，就只有卖地了。

屋漏偏逢连阴雨，这年夏天老天下雨不止，河西地里的秋庄稼全部被淹死了。王南村毕竟有些家底，为人也够仗义，用布袋盛着一千五百斤玉米送到谢

榛家。谢榛从书房里出来，对王南村说，地淹了，你颗粒无收，我怎么好意思再要粮食？粮食你怎么拉来的怎么拉回去。说完，把大门关上，任凭王南村怎么敲门，谢榛就是不让家人打开。

只靠麦季的那些粮食，吃饱是没问题，钱却是没有了。人总不能光吃干粮吧，总得吃点蔬菜、吃点肉什么的，特别是妻子，孩子虽然两岁多了，还闹着吃奶。谢榛对妻子说，没铜钱时，你就卖点粮食吧。

(未完待续)